



杏雨  
編輯

文鏡餘光

地

15  
1495  
2



必得惡果  
者教益其



亦意使孝於教佛曰切復其秋或  
所皆君者神強說不苗風其秋或  
悲一臣神亦為之然而亂尚人余  
也也之明有惡曰之明之神俗存也  
矣子義必罰哉必善者登于禍于  
佛之愈堅父事君忠事君親孝者  
而有所謂子忠事君親孝者神  
有傷謂子忠事君親孝者神  
亂風愈篤則故神明之說所賞  
俗亂愈篤則故神明之說所賞  
哉俗則故神明之說所賞  
但愚神明之說所賞  
僧明之說所賞  
痴之說所賞  
尼所賞  
之所說佛其

文林堂刊行

門 48  
號 1495  
卷 2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 3. 16  
藏書

有人之耳也故子之所謂佛者非真佛也真佛者設教以  
化人倫德以明風俗者也然則神佛何翅不敵耳乎元  
是謂同一体亦可欤

酒說

酒可廢乎酒能排悶全交陰酒不可廢哉酒不可廢乎  
酒能亂心誤一身酒不可不廢哉冠婚喪祭凡吉凶禍  
可喜可悲可笑可驚者莫一不資酒以理之而遊怠放  
逸流連焉亡耽色戲花失家宅傷身體遂受天誅人禍  
者亦莫酒不為之釀一裘一得未可知也昔者樊噲豪  
飲鴻門之會不辭斗酒能成項羽足漢業楚子及鄢陸  
之戰誤機曰酒亡我也自刎死楚國亦大衰酒之利害  
非甚哉顏子樂簞瓢名益見單卓負酒醜名傳然則非  
為之利害也用之者為也固是酒而一則以興一則  
以亡天下又有如斯者曰法律是也唯知法之可用而

小的

文林堂

濫施有則極刑束縛無不至人民無所措手足不用之  
則亂臣賊子不得而征其弊不後也豈可不農乎天下有  
人一家而法之為藥及天下後世其可服上無怨望其  
明君賢相用法以治國家而四海悅服上無怨望其  
利害豈帝酒之比也哉法唯聖人節之故曰酒唯量其  
度耳廢不廢固不足論也唯聖人節之故曰酒唯量其  
不及亂柳利害物之命非唯也寧可憐其僧而廢其  
則一惡徒之東西古今之通慮也寧可憐其僧而廢其  
袈裟乎哉今人好酒而比之其誤方向者蓋不得其當  
也非酒之罪也聖言可以規

美人說

身纏襪襪顏色行垢則雖有西施之美人皆為以醜是  
果非美人乎身著金繡凝粧華麗則采旦傾國之艷人  
皆為以美是果為美人乎天下相美美人如斯見求豈可

非真醜也  
至精華也  
非真天也敵

言能相美入者哉今有周公之才着敝縕袍履于陋巷  
則人皆為以愚焉是果非賢才乎且無經古之才衣狐  
貉裘車馬揚之則人皆為以賢焉是果為賢才乎天下  
求賢人如斯見未豈可言能知賢才者哉抑衣服車馬  
取之外者貧富貴賤可得變易也故曰富貴如浮雲矣  
若夫賢才自然之良貴貧富貴賤不可得變易也故曰  
人有貴於己貴者弗思耳由之觀之極禱汗垢陋巷不  
可傷賢才也狐貉車馬不可掩不賢也是所以不毀人之  
文繡非耶雖然以外飾之展惡定才不才古今之通弊  
而所人情之不免也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剗  
之義免於今之丑矣夫子豈欺古哉

西瓜說

西瓜下種於晚春取熟於盛夏乃瓜之種屬也而瓜有  
多種中外一青卵形者曰之青瓜白青而稍長大者曰

文林堂何行

之白瓜金色梅方者曰之真瓜四取肥大而外藍內丹  
者名之曰西瓜夫此西瓜者味淡液多最宜喫暑者以  
與都鄙無貴賤又無男女老幼皆爭蹀之以故為之設  
列肆於要衢或有為富家一而時者而他瓜皆遠不及  
焉嗚呼宋或宗於茲字有感夫均人也然其種屬殊多  
矣棕色者褐色者銅色者黃色者白色者而此白色  
者獨究字內之智巧最致自國之富榮遠望于他種之  
上噫人而有此白種瓜而有此西瓜種抑是天耶將時  
耶余每喫之慨嘆不止於是字作西瓜說

窮鼠喘貓記

鼠之所以喘於貓者鼠之性也然鼠窮則又喘貓於  
是乎鼠矣鼠於是乎貓矣其氣既窮難其喘之  
不亦宜也嗚呼窮之切亦可謂大矣人之窮難亦如  
期故曰難難如王豈獨鼠哉

節侯說

夫富之凌貧而潤屋猶強者之必裂弱德潤身璧不磨  
不更弱者不移於富不或潤德不潤身不或潤璧不磨  
不更成實夫國之貧富強弱者閉於節侯故國不可不  
行節侯不行節侯國債主焉生國債國民亦隨焉為貧  
國滅亡矣是自招膏菑也是即德之不潤身玉之不磨  
強不移於弱者也故國克行節侯則天下大平萬民安  
堵國益強旺國隨富而衣食足焉衣食足后知禮節故  
君子務水之立而通生矣節侯亦修身之本也可不勉  
乎

猿說

余幼在黔中嘗畜二猴鑲於射堂老桂之下躁疾善攫  
人每厭苦之一日曝虎皮于庭故令童子蒙之前猴奮  
竄上樹既上復顛跪地而貌自以掌撐日蓋懼之甚童

文林堂刊行

子笑不已猴聞笑色而知非虎也其人怒而起騰蹕  
如故嗚呼嬰其實而襲其貌又或自需其極天下何一  
之能欺哉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身除了坎心此理便嬰可貴澤是一包膜  
血裹一大塊骨頭餓能食渴能飲能看衣服能行淫慾  
貧賤而思富貴之而貪權勢忿而爭愛而悲窮則盜  
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  
獸可也

老子猶龍說

龍可謂神且靈也然其肉不可食其皮不可衣則此之謂  
象豕豕狐狸與龜可以食可以衣也凡天下之物有坎形  
必有此功用苟無此功用謂之不神不靈亦可史稱

孔子通周禮於老子既而目之曰龍學者惑焉以余  
觀老子其言玄微然則老子之學是夫子之所  
以謂不能知也曰然則老子之學是夫子之所  
也天下百年可以與龍一日不可與龍也龍也夫子之  
意蓋謂龍之不可經不可論不可矧不如羊豕狐狸魚  
鼈之可供用也

示弟立志說

子弟守文末字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弟其語使得  
時夕觀者且請我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之志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後事培壅灌  
溉勞苦無成矣古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  
於汚下者凡以志之不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  
志然後可以為聖人者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哉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與

文林堂刊行

人欲之私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  
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有於此心之純乎  
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有於此心之純乎  
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有於此心之純乎  
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心之純乎天理而與  
去所謂學問之天理者然後可得而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  
夫所謂學問之天理者然後可得而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  
專心致志惟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有所不容已矣  
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終不得棄置必從而  
故曰記師嚴然後尊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要尊崇  
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苟不奮  
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悞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  
不師也

夫所謂孝諸古訓者聖賢之訓也。吾之欲存  
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也。吾之欲  
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  
真如餓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  
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  
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猶曰  
夫三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  
學也。三志而不知者志也。夫志氣  
矩也。水之流也。視之則流。息不  
根也。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  
以人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  
知也。如貓捕鼠。雞之覆卵。精神  
知有他。然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  
理昭著。一有不復私

文林堂刊行

欲此便知自然容位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前  
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或怠心生。責此志  
不立。即客氣便消。或怠心生。責此志不立。即客  
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或怠心生。責此志不  
即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或怠心生。責此志不  
傲心非生。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或怠心  
息而志功其持。古人欲有如一事而非之。志  
責志之非生。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或怠  
指無或。小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  
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  
性而直。向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自為  
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合君符契。向者  
道一而已。道同心。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邦說

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義中間字句  
多莫非立志蓋終身學問之功只是立志而已若以  
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句皆義之功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  
敬義則字句皆義之功皆精一之功皆精一之功皆精一之功  
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施四明評以此說休認昔十有五年章豈不痛快先生  
設得明白與切若此豈非造道之言耶

雜說  
翔者禽也走者獸也存者臭鬻也紅猴之挂辛木黃鶴  
之嘯字花或卒之叫梁間或聲之呼門前野城之投火  
山蜂之耿露蒼蠅之於蕙蕩鷓鴣之於腐敗雅之先凶  
而噪禽之先凡而飛皆其性也臭鬻而不游者吾未之  
聞也禽而不翔獸而不走者吾未之聞也野蛾也黃鶴  
也皆能嘯皆能舞其不舞不嘯者吾未之聞也鳴呼禽

之字彙皆其性况於人乎况於人乎  
市川淑村曰亦天性之乃自由之業

愛梅說

范石湖曰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異議  
夫花卉竹樹之生姿情不一宜少而不宜多者有焉可  
遠觀而不可近觀者有焉試論之竹之脩々蕭々曼玉  
篩金其可賞之姿不過十數竿若使之萬竿叢生雜然  
相倚何韻致之有是非宜少而不宜多子莖李之芳紅  
霞錦浪縞裙練悅遠望皆佳若使之數枝僅披目睫相  
接者知其乏風趣也是非可遠觀而不近觀子其他花  
樹亦不能一是一非也唯梅花者少多遠近悉無不宜  
是以天下同然無不愛者竹外一枝斜更好非少者子  
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翠官到院花淡非多者子團欒度  
樹元無見只合地亭障水看非遠而佳者子林中梅花



如隱士、只多野氣、無塵氣、庭中梅花如貴人也、無野氣也、無塵非近而佳者乎、况以時則雪月雲烟、風雨陰晴、曉昏寒溫、皆無不宜、以地則丹閣朱門、仙觀僧舍、野人之屋、溪家之籬、倚山末水、穿竹倚石、亦無不宜、是梅所以愛之者最多也、欬然以觀、勝以枯高、又清、又今、宜如不相容者、而獨不然者、何豈以無心於清外乎、莊周有謂曰、其長者自長、吾不知其長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偶有感、作愛梅說、

全

山水草木之花、其種至繁、故所愛亦各有異地也、蘭菊、梅、竹者、草木中之君子也、蘭之區、伏山谷如隱君子、菊之凌霜雪、似厲志、梅之忍寒耐冰、似勉勤、不置竹之

暗叟曰、一篇骨子在末段、每語所謂字、與進步者、午橋曰、格高、韻清、非是文章之依物、

文林堂刊行

勁節、虛心、有裂士之風、是皆足愛、有耳、余愛此四者、而最親者、梅也、故庭端、栽樹、朝夕相對、為友、以鍊志、其意專在抱君子操、忍耐、堅固、異乎世人之愛、芳姿素艷也、此唯為字、問、勵志而已矣、若無異乎世人之愛、則不足取也、乃述所愛、異乎世人之觀、以而同予者、用、

惜花說

物盛則衰、花方盛、又方老、夫花之清香、美容、不過數日耳、春末百花相尋、而凋、梅花已盡、素李尋開、相尋、數月、委于泥中、有鳴吟、無情哉、紅黃紫白、妖艷相爭、今容易為風雨所侵、為塵為泥、感衰不堪、而花應時開、落、人生亦應時盛衰、却不可強、終身不能成名、乃述物盛又衰之說、以而惜花之情、云爾、

紙、寫、非、舊、也、其、及、依、人、手、來、諸、順、凡、也、隨、而、過、隨、而、高、

翰飛戾天震雄直於雲間方此時真鸞亦不能過之也  
區風忽起則細絲中斷骨折肉飛傾覆流離而下或落  
千泥沙或困于葛蔓于巖峻忽而雲霄忽而黃土其不  
可測者如此天順逆無定者凡也因其無定之風為其  
身之安危為紙鸞不亦難乎蓋依人而成事者不得  
因人敗矣待物而得執者不得不自矜依人以矜一上  
身不能自飛待凡以飛身不能自矜依人以矜一上  
下一安一危負非待凡依人也甚矣其與權相相背也  
夫權相之登殿職致其身於青雲高牙大纛以叱凡生  
者是順風之登殿職致其身於青雲高牙大纛以叱凡生  
者之紙鸞也何其終始懸絕一至於斯乎抑彼之所依  
者皆人也亦不得不得因人失也彼之所待者皆物也亦  
不得不得因人失也彼之所待者皆物也亦不得不得因人  
子雄姿橫發自得於冥冥之勢不可則卑飛歛翼翱翔於

文林堂刊行

林木之間一上一下唯意是從豈如彼紙鸞之依人待  
風者然哉不見彼真人子不依人不待物高而不忘卑  
卑而不忘高連則伸冲天之志一舉清四海不達則俯  
然歛迹優者托環堵樂以忘憂一屈一伸唯意是從豈  
如權相之依人待物者然哉嗚呼余觀真人之不異於  
真鸞而有以益信權相之不異於紙鸞矣真鸞之不異於  
一敗而可復製也一敗而不可復製者可不畏歟  
主忠信說  
剪絲之華艾葉花萼頭之相聯煥燦藻繪至鮮至妍殆  
奪天巧矣然而人不貴之者一失手則斷壞瘵裂而止  
紙竹絲畫之所致也人亦如此苟無主忠信則名雖為  
忠美非忠名雖為孝實非孝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  
中節度儼然可觀而皆偽負飾情要不足觀也故曰不  
誠莫物忠信其誠之法耶苟主忠信則言動刑事虽若

平於魚味其中自有可取者焉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子以四教忠信居其二聖學之本要不外忠信也而後  
儒或別建一泉不奉主忠信之聖訓其意以為主忠信  
甚易事無難行者也望其人嚴然君子也然而察其中  
則好勝務外之心恒存胸中猶夫剪髮之華雖極鮮妍  
而奈彼壞裂此急建忠旨而不知主忠信孔門之家法  
而萬世之常訓也曰先立乎其大者曰智行合一尊德  
性而遺田文字宗旨致良智而遺良能矣陸王之宗言宗  
旨而非聖人立訓之意也夫欲學以通而不由孔門之  
家法豈非欲徃爨而南其轅子學者不可不熟察其所  
主也

繫矩說

繫字從却從手為是從却從系者誤矩正方之器元李  
致齋著古今莊四十卷余傳三卷上卷論繫矩之義其

言可徒夫物有四隅我繫者矩以度之苟得其一隅則  
彼之三隅皆可以知矣器械於是乎成寢廟於是乎成  
荀卿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矣之謂也君子之於怨  
亦如是欲生榮惡死辱天下之全情也故我所欲者天  
下之所同欲也我所惡者天下之所同惡也故君子強  
怨而行明德之所以光被于天下也夫仁義雖通之本  
烈至推已度人所以我貫彼則不能不以忠恕為要矣然  
而忠恕之功亦不能不以仁義為本也蓋存養在仁義  
而時度在忠恕存養於是乎至時度於是乎中使人若  
得其情願有繫矩之功乎嗟乎大哉夫子曰一以貫之  
是君子之所以常繫而行欬作繫矩說



性而育之若水壅塞則激昂汎溢襄密陵推若瓊不得  
其平不已也若花亦矯揉之則捲局鬱屈震華不開美  
景不結不枯其根幹不已也而世之治水種花者不  
察之何也治水者曰此水太深可河而東導此流太淺  
可壞而西激安知淹滯局促之餘汎溢奔潰不以次堤  
壩害田畝或即所以治之者所以害之也種花者曰  
此幹太直可掇而下挽此枝太曲可矯而上伸安知此  
壓屈抑之後衰凋瘵苗不以此傷枝幹枯根抵或即所以  
育之者所以害之也昔觀古今改治之得失有大種之  
者也蓋天下之凡潮猶水之洋洋之溜之國家之氣運猶  
花亦郁之鬱之苟逆其勢悖其性則災害立至矣故秦  
之天下弱佛之政府頹覆靖函之峽巴黎宮之壯遂  
不足特也能察天下之凡潮徒國家之氣運者常有如  
海故漢高呼咆河之麥飯拿翁阿兒卑之凍雪遂不待

文林

久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則戰  
勝國強而政令惟一黎民鼓舞得人和之術無他在循  
天下之勢而治之順國家之氣運而統之而已蓋政治  
之弊不一而足惟其弊之大且久者未嘗不由專制政  
治也書曰垂拱而治又曰聖為而化蓋謂不復于涉之乎  
段也鳴呼世之秉柄者有猛者于此則天下國家不足  
治也而已加藤清正論  
服人心豈有他仁而已矣吾觀清正所能戰者不在勇  
而在其仁也征韓之役秀吉縱貔貅之勇舉而方之精  
銳以向不測之城其威如裂火誰敢當之方是時清正  
與小西行長受先鋒之任東西犄角相為而行長時其  
威恣意暴行徒知有攻墓屠城而不顧其他清正則不

然專先撫順而後于戰視民猶赤子無所往而不憚  
嗚呼是所以民之懼之如鬼神愛之如菩薩也孟子曰  
仁者無敵信哉

漢文未足必尊和文未必尊論

漢文未足必尊和文未必尊論  
漢文未足必尊和文未必尊也夫事理錯雜眇給  
不通則其文漢文而不足稱也夫柳揚有德照有  
挫有波瀾而激提適宜且合則筆端流暢論確正  
則其文和稱之可謂巧且是矣况復之則為漢文  
者乎或人或不知是辨而明尊漢文身和文不堪失  
也矣蓋文雖有放瞻有小心有習替諸然皆在要便  
所潛匿於內之志操而祭露於外而已身矣何事和文  
而尊漢文是為或尊之論

漢楚興廢論

慢者有國乎仁者亡國乎高祖慢而有國項羽仁而亡

文林堂刊行

國抑是何謂子為之者有本有原明矣暗之謂也明者  
易興暗者易廢高祖慢其明於策於用言不敏於  
違暇是所以取天下也項羽雖仁不明於策不敏於  
用言是所以亡天下也漢得天下根本則在約法三章  
楚亡天下根本則在鴻門之會微三傑高祖乃本強之  
人而止耳使項羽聞范增之言其有天可期彼以明  
興是以暗廢嗚呼億萬蒼生中何時要英雄哉然明君  
常苦難得為後人君者不可不察焉也

子產論

夫國之法也猶匠之於藥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以  
與擊者為至善矣商鞅之行法於秦國也富強天  
下莫比焉內則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心要盜賊外則兵  
銳卒精威加天下諸侯志未朝何爾盛哉然而識者不  
稱之者抑何哉以其為法之弊不推其身事裂而止耳



似有填兵觀之感激曰呼極不可失遂奮擊大敗仲兵  
云其有大益于世如此我邦和之其造諸之妙至傳氏  
以其流大鳴天子使同氏古聖賢之像于紫震壁殿  
馬食物之說天子使同氏古聖賢之像于紫震壁殿  
以求浴鳴呼亦盛乎然而起其人加之保平以  
後千戈相踵足利織豐之際天下惟武之講而画字蕩  
然掃地可堪嘆哉至近世德川氏画字復興而猶不及  
中古遠矣画毛燻為異鹽者天下比之符是維新奎運  
之起也文物粲然天術亦隨興將及中古近有官閣內  
國繙画兵進會蒐海內之画與慮教千而山水衣鳥人  
歌水一今逼真自今不怠則至駕中古軌政本而致大  
益于世亦將滋不可測也嗚呼盛矣哉  
狹氣宇吞天地之才以擬之於人者而令其終則古末

信長論

文林堂刊行

蕩超達固既確視一長有以知之矣信長者歛歛歷落軼  
一家臣之所執是其故景何哉所坐而然也耶則擬吾  
之才旅人以謂人之才可昏然矣乃不然也耶則擬吾  
輕是以前推吾不肩撲邀小禮之量而待他人推吾不  
最胎未儀之概而視臣下自由之遂自括禍敗宜矣其  
得死然也余觀於信長以下自誓焉蓋古挾其學之才以  
取耻辱者不虧矣此則疎豪不更世故之豈獨信長而已  
豪不更世故之人則何往而不敗哉則豈獨信長而已  
哉嗚呼豈獨信長而已耶  
自古茲臣在子君側則搆譏以盡惑人主貶黜忠義瘵  
節之士以逞鴟梟之慾而又有納其譏之暗君庸主遂  
失忠義瘵節之士豈可勝嘆哉管公忠義瘵節致身



竭忠為臣之所退遂被貶于西海亦可嘆哉抑當  
以時藤烈氏勢威太熾天下知有藤烈氏而不知有朝  
廷故宇多帝亦愛之欲恢復朝權公能奉戴帝意故夷  
然居其位會三善清行勸公不以致仕公不聽蓋公之於  
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論者先公後私清行之言以為  
其後公豈不之知哉世論甚耶又使公從清行之言與  
鬪事一嗚呼亦何異耶論者又曰帝奉儒臣之位唯惜  
者過矣予則謂帝察公之誠忠拔擢置台鼎之位唯惜  
帝之中途而讓位於醍醐若使帝永在位則時乎輩焉  
得逞其諛耶雖然醍醐之明而信其臣之諛以黜忠  
臣則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矣明而信其臣之諛以黜忠  
春秋戰國之際王經解紐群誰割披大制小強係弱天

下靡弗不復可收余觀幕府之未造大有矣於此者焉  
請嘗論之蓋武門專橫之極人唯知有霸府而不知有  
王家各思盡識於霸府而不知有王家天下論之  
皆此徒也故朝廷徒擁虛吞猶周室也及幕府失政各  
藩崎立又猶六國也當此時外船馬末促交通朝議不  
許志士又頻唱攘夷之說雷同附和物議也惟伊直躬一  
日恰如蘇秦張儀之徒唱合港連衡之說也惟伊直躬一  
時在於幕府之要職夙唱有愈論排斥之說也惟伊直躬一  
遂許外國交通於是乎唱有愈論排斥之說也惟伊直躬一  
集或欲攘夷或欲迫於幕府而後為人愈激遂東西嘯  
於直躬之身萬延元年三月三日終為水后浪士所要  
殺世稱謂櫻田之變古曰蓋棺而名始定矣櫻田之變  
距今殆二百年矣直論百豈不隗為豪傑之倪士豈非議者  
之失正鵠耶以余見直躬與不隗為豪傑之倪士豈非議者

文林堂刊行



之乃之美不免僭竊者侈之罪嬰生其後蓋深有慨焉  
以為禮樂之弊唯即侯質素可以救之矣故其食也  
粟其衣也狐裘三十年其祀先人也豚肩不掩豆曰不  
知是則要以矯時矣遂以自信而不復疑焉夫子之遊  
商也喻景公以君臣父子之分而景公說之則禮樂將  
興焉忘肉味於聞韶而人稱之則樂將興焉禮樂之興  
是嬰之所痛懲亦憂而疾首蹙額也故其沮之也則曰  
自周室既衰禮樂久跌登降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  
字君欲用之以移高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夫子固大林  
放之問而欲從先進之野人其於禮樂嗚呼豈敢取於  
玉帛鐘鼓之末哉嬰之所痛懲乃夫子之所欲抑刑增  
于嬰未及知之也然嬰能以其自信終始力行志補  
過毀吾君於天下崔愛之暴不能奪其標余故曰嬰  
之所以失於夫子嬰之所以為嬰也當時沮天子者更

文林堂刊行

有子西夫子貶子西而稱嬰夫子如天豈有所挾乎  
嬰實有可取也伯夷不從武王武王之聖固不為伯夷  
損而伯夷亦稱於夫子矣故士之自信也蚤或悖聖賢  
猶有可取彼詭隨雷同滔之子如群暫之後相何足以  
合新合亦皆有自信者也傳曰好而知其惡之而不知其  
美余欲學者之觀於昭曠而與壹同伐異之病也作晏  
論  
李審論  
英雄之材亦各有所長是故有謀臣力有戰將之才有  
霸王才而不能相與焉霸王之才且不能下行謀臣將  
帥况謀臣之才而欲兼將帥之事又欲上行霸王之事  
寧可得耶余以此知李審敗死而與成非偶然也余觀  
審之為人亦一世之雄也然其人本書生獨有謀臣之

才耳何以言之揚玄感之起蓋為陳三策其上策以為  
長驅入薊絕煬帝歸路其中策以為行而下策直向洛陽竟  
安徐而天下玄感皆不能用乃行其下策而向洛陽竟  
以敗死此實為後事之鑒使他人絕為之亦將易茲改  
轍避其敗而就其全况審自守今觀其絕玄感舉事曾  
不能擊於此亦猶意倉粟而吝陽而不肯為進取之計  
榮孝和勸之早入關且言必有先生我者此審前日所  
謂中策也而不之用坐失機會何其為人謀之得而自  
為謀之失也蓋天下之事謀臣能言之而能行之者唯  
霸王審之能言而不能行是有謀臣之智而無霸王之  
略也其一戰殺張復陀再戰敗劉仁恭如廉將帥之略  
者蓋一時之倖倖而已其後遇齧斗箭之玉世充一  
敗墜地不能復振為盛度師遺之禽其將略可知矣審  
嘗謂楊玄感曰次柝兩陣之間噤噤咄咄使敵人震懾

文林堂刊行

審不如公駝策天下賢俊各中其用公不如審其前所  
云者戰將才也審不敢自任尚可謂自見之明矣其後  
所云者必有霸王之才者而能任之而審取以為己任  
何其不自揣之甚也有一奴於坎極警捷給能趣辦主  
家事子為佳奴或使其主於一家愛憎失施內不能御  
婢僕外不能悅鄉里必賴啖狼狽墮產敗家而止此非  
智於前而愚於後奴力終不可為主人也審何以異於  
此審常自恃智以行溢量之事遂并喪其智故嘗信神  
堯謬推已在其股掌之上而不悟及見太宗殺服知其  
為與主者本心之智猶未盡味也既知與主終辱事之  
參謀帷幄則謀臣之才得所猶不失為良民悲哉復焉  
僥倖萬一以取覆滅蓋審本坐於致逆天道所冉容具  
知不坐於此而望於彼豈非天奪之鑒歟

藤魚賴長論

衣據不可不固也人心不可不固也一結也一固不可有據不固猶鳥而  
失巢人心不結猶牽而無軸也一固不可有據不固猶鳥散傾倒是一  
必然之理矣足怪哉二者失一固不可況於一者共缺一  
者子藤魚賴長奉崇德上皇奉兵據白河殿其所據則  
單垣淺池而非有金城湯池之固其兵則烏合之召募  
而令紛亂一非一定之策窮兵脆甲事之不或不得智者  
而不知也夫觀山以下可依據多矣而賴長置之於暗中  
而不求也義朝以下可牽引者多矣而賴長附之於不  
間而不用也幸而為朝獻一奇策而不知後之遑遽失  
措度量狹陋意氣悖縮殆狗鼠之不如可憐哉賴長不  
足深責也嗚呼人臣之謀事鹵莽一至於此哉善哉孟  
軻之言地利人和非特賴長也

信陵君論

信陵之客大抵皆奇士也而毛公薛公最賢矣公子之

在趙也秦攻魏急而公子不歸客無敢言者二公諫之  
余觀其言卓然於世俗之表宜乎公子之傾倒之也  
如公子者可謂善相士矣獨惜失之於侯生也夫侯生  
者特齷齪閭里之俠耳其為公子計畫者皆所謂不義  
之義惡足以為賢哉竊魏王之符奪晉鄙之軍雖卻暴  
秦而存趙於危亡何以償公子負秦之罪哉殺公家之  
忠臣而徇一己之私義噫信陵者一逆賊耳然彼公子  
亦不自知其罪之至此也特為侯生所誤豈不惜哉余  
察公子之為人天資溫恭從諫如流勸善不倦者也君  
使其客皆賢如毛薛二公則公子之所成就豈可料哉  
公子銳意求善輕信人言而不審其義其失於侯生者  
亦以此耳觀過知仁吾於公子亦云

白起論

天下之禍常存於不虞而福亦存於不虞禍福相生如

環無端大之有國小之有身靡不皆然况戰國陳之險  
事變之不虞在瞬息之間邦是以勝朝者為暮敗之資  
暮敗者為朝勝之資故善戰者不求勝於勝之日而求  
之於敗之日不虞敗於敗之日而虞之於勝之日斯謂  
之良將矣不然則一勝終不可保而一敗不可復收故  
良將者勝而不喜敗而不患勝必有可保之術敗必可  
救之術昔日白起之勝趙也詐抗其四十萬人當此時  
危或秦也岌岌乎甚於累卵何則趙俗素重氣義其四  
十萬人之子弟方取其父兄之死皆欲當死力而甘心  
於秦當其之時趙君有人駝其子弟西嚮而攻秦趙卒  
奮呼跳躍勇氣百倍靡不一當百其破秦必矣是所謂  
求勝於敗之日惜乎趙將怯情畏一人為之唱而遂成  
孺子之名白起亦不虞敗於勝之日乘其勢而逞其酷  
暴豈不危哉其不取敗於趙者天幸耳愚在其善戰哉

文林堂刊行

然秦弱韓魏葵藿向日起功居多煥以計策取勝亦多天  
幸耳及其與應候有隙不知大禍將至恃已功而凌同  
列也怨言而驕其主安得免邦宣子身死杜郵而為人  
矣亦不自備其不虞之禍也

韓信論

韓信一也英雄而獨畏淮陰少年者何耶夫少年未嘗  
知信之為英雄者也唯其不知是信之所大畏也龍  
之為靈物與得而制之然當其為魚則漁夫經之漁人  
唯知其為魚耳故龍亦失其所以為靈也當是時信亦  
為魚安得不畏漁人耶藺相如定叱秦王名動當世而  
廣頰以口舌之士待之則相如畏之周勃將百萬軍而  
畏獄吏之責孔子之聖而畏匡人畏桓魋畏陽虎畏陳  
蔡大夫曾子畏禍寬博而畏明畏督郵皆不知已  
者也君遇知己則農夫啟菜煥夫之徒皆可以驕於王

公矣高帝築壇拜將東嚮乞教則信亦以亡虜之余傲  
然居之而不疑更雄抱負可以知也君特其為更雄而  
驕於不知己者是福乎愁叔夜之所以招禍也烏在為  
其英雄乎其唯知畏而後可以為英雄矣嗚呼如信能  
畏其可畏者也

評云之論本於士伸於知已而屈於不知已之語以  
畏字為字眼又對之以驕傲句又更雄與不更雄畏  
字不畏相對主客錯綜運轉自在委極論文之妙

按本塞源論

末書云楊墨之為仁義御忽之亂忠信克舜  
子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代周公莽操之攝  
輔謾要印正又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  
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  
曆律州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

文林堂刊行

生而知之者義理耳君夫禮樂名物古今事  
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美此則  
可論定論矣

所喻楊墨御忽克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  
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觀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  
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  
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異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君子  
之言而取正焉則君子惑將亦可以少終矣夫明堂辟  
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  
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實於三代之賢聖  
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函房之立周之明堂皆  
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  
昭函房之明堂固猶文成康之薦而改則茅茨土階  
耶豈能以不忍人之行不忍人之改則茅茨土階





至我念赤一無堅人聖衆此之入之  
有之天子体救於東霧袂於前而雲翁於一禽獸於天未及乎按本塞凡  
視私下之親視天下之公毫也外夫聖人而論不明於天未及乎按本塞凡  
其障於人莫不之欲也亦非有教以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  
父子物心不欲其始亦非有教以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  
兄弟之始亦非有教以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  
如蔽大非有教以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  
譬者以異於之凡心氣物一其體長節之相授  
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聖人通  
有者以也其特其間於體長節之相授  
愛之塞人其間於體長節之相授  
是以名有於其間於體長節之相授

文林堂刊行

水或而長之是亦此而朋之受其天  
土德非信煖學謂者字友余所蔽地  
播為有其朋章惟不肯下此為而子微惟之仁  
植事假於友以或以至者謂之是之賢而背此者異見家無異習安  
者則於外以復其德行身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固其誦  
就之則其人亦體之馳逐然而無聞見之莫不固其誦  
其或異人亦體之馳逐然而無聞見之莫不固其誦  
德或有孰不同然而無聞見之莫不固其誦  
因長於能然則無聞見之莫不固其誦  
益禮之是使聞見之莫不固其誦  
精樂字孟性考其親親記誦  
其長學分考其親親記誦  
能於校之其親親記誦  
於政中固其親親記誦  
學校長惟其親親記誦

中道夫一德而仕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  
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終身處此惟知同心一德以  
崇卑為輕重苟當其美惡效則終身處此惟知同心一德以  
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美惡效則終身處此惟知同心一德以  
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之  
夕皆相視如一家其力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  
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子希高外之心其亦  
能之異苦樂之稷者則安或備其器用集謀共力以求  
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與或備其器用集謀共力以求  
逐其仰事俯育之餒惟恐其不備其器用集謀共力以求  
累也故緩勤其稼而不耻於不明教視契之善教已之  
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業而不耻於不明教視契之善教已之  
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與有辛人己之物分物我

文林堂刊行

之用不辱其一人之身曰視其元氣充周血脈不滯  
執而手所探足必前存益其元氣充周血脈不滯  
痺至易感神應有言而首之物成者正以之學所以  
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孔子既授能非易成者正以之學所以  
衰王以道德而霸術孟既授能非易成者正以之學所以  
不復以此為教而學於外以復此為學而霸術孟既授能非易成者正以之學所以  
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復此為學而霸術孟既授能非易成者正以之學所以  
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一切期天罔日苟一時之富強之  
說傾詎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期天罔日苟一時之富強之  
猗取也利之術君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教既其  
所也亦有所不能行矣古之福斯者慨然非傷菟獐先聖王

之典章法則而投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  
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  
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節以求宜賜  
復於古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播逐不  
復可視於是字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  
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足者  
絲之籍之即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為家方經千  
莫知所適也古之學者如人百戲之場謹誣跳不惶而  
鬪巧獻天爭好者四面而競也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  
耳目眩瞶精神先感日夜遊魂其間如病狂喪心  
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昏達顛倒於  
其說而欲身從事於要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  
覓其空疎謬妄之支離牽帶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  
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之霸業

文林堂刊行

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巧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  
雖嘗警惑於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  
雖又嘗托表於辟儒而辟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  
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流於人心而習以成  
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理勢相爭以利高  
以技能相取以志譽其也而仕也理也穀者則以  
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銜軸也即穀則思藩泉之高  
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廣則思肆其官  
不遁其諛則不可以要其也足以擊變契所不能兼之事  
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号未  
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而究其術其稱名借号未  
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号未  
以為不加是則以是之心志而私講之荷其欲也嗚呼  
之積染以君是之心志而私講之荷其欲也嗚呼

新字心又字聖而  
五士之請何人  
生子聖何人

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  
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  
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  
士生斯世而欲以疾學者不亦  
勞苦而繁難乎不亦  
拘滯而侯艱乎嗚呼可悲也  
有所不可我而良知之明也  
江之論必有惻然而悲哉然而  
痛憤然而起而君夫  
者吾誰與望乎不可禦者矣非  
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  
施四明詳此書前卷知行合一之  
論廣譽博諛旁引  
曲喻不啻罔雲見日後按本塞  
源之論肇明古今字  
衍升降之因與是將止厥八  
物一俛以而人謀之即  
昏愚亦忒然有覺此是夫生  
万物一體之心不憚詳  
言以啓後學也當詳玩世急  
青砥藤經楠正成論

文休堂刊行

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敬服者  
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  
經特畧則楠正成而已君天  
政事之亦如秦時之賴勇  
武智畧如甲越二氏織田豐  
臣二公豐勳丕績垂於青  
史炫字万世然其所為皆不  
免謀利富私之意至於藤  
經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茫  
兮宇宙能及人欽千載之  
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感慕  
哉  
火葬論  
天武天皇四年三月僧道照  
死遺言火葬於栗原火葬  
自此始於齊子曰夫喪親之  
終孝子之所為也改聖  
人為之衣衾為之棺槨殯  
殮之葬理之又為之祭祀之  
禮事亡如事存所以使為子  
者盡心也自佛法東流以  
後始有火葬之事雖天子之  
尊歷古而行之決庶人子夫  
生而事之免哉然而焚之是  
刑其死也怪以謂為其親  
戒罪

甚哉其惑也。而作桶如于此，可勝歎也哉。評曰：以心為客，以不心為主，故上段設客之，心中段下段設不心，而欲知其心之輕重，上段一節，中下兩節，比較其字句之多，其心兩自別，而審略主評之法，亦可見。

懲奢論

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有靡子，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倡優玉食，食有不，匱子，庖者海陸，織者文穀，匠者篆刻，用有，不費子，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有，不窮子，嫁者累車，葬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曰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臨于邪，習有，不陋子，嗚呼，弊也甚矣。夫士之人，必躬節侯，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

文林堂刊行

志可定，公奇褒，禁淫泆，而後民用可足，者末作，配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心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万物阜，天下安。

楠正成論

漢國得張良，而興，楚國失范增，而亡，豈非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一人亡者耶？我國元弘建武之際，高時驕橫，凌蔑王家，播遷天子，罪惡貫盈，我逆與極，當是時，天下方以兼久為戒，重踵屣息，負敢言，勤王之，事者，偶有楠公，以眇如之，軀唱大義，子其間，據教，僕未，完之，城抗于，百萬虎狼之兵，以寡擊衆，奇計，空沒，豕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是，猶漢得張良，而興也，矣。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方里之長城，以戎旄，敵之，勢然，不可為也。臣節始，以一君心，以討賊為己任，鞠躬，竭力，及其不可為也，訓子，以君



德川公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閔烈不在閔  
烈而在於小牧矣信乎言也夫當信確與秀吉交兵織  
田氏之將校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莫敢援  
信確者何哉曰懼秀吉之兵威也而德川公獨思織田  
氏之孱弱不忍視其遺孤之窮蹙扶弱而抗強何其壯  
哉夫秀吉者織田氏之將校而加兵於其君之遺孤是  
失信於天下也德川公者織田氏之屬國而援其君之  
遺孤是得信於天下也是足以知天下人之心而向背  
秀吉虽有天下其實在於德川公矣若使如此而惟夫  
敗于小牧之戰天下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如公智慮深  
遠敢不急取天下使秀吉先定天下而後得之豈可不  
謂曠世之英雄哉夫織田氏知以兵克敵而不知以智  
服人是其所以大業不終也豐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  
以德服心是其所以速失天下也而能知以德服心者

文殊堂刊行

德川公而已嗚呼是其所以天下帖然能開三石有  
采年之盛業也欬

蘭相論

昭王欲以十五城易於趙一璧趙遣蘭相如遂全璧而  
還夫國之有土地猶身於衣服口腹之於飲食也口腹  
無飲食則餓矣身無衣服則寒矣而國無土地則亡矣  
今昭王以十五城之貴而欲易之於一璧何其視一璧  
之重而視土地之輕也可畜而不可棄者股肱之臣也  
可棄而不可愛者珠玉也今趙王以相如之賢而欲棄  
之于一璧何其愛一璧之厚而愛股肱之薄也吾嘗及  
覆考之然後知秦非負璧而趙亦非非愛璧也何也  
欲取趙也然久矣然其可取與否未可知也則不可  
以誠之如求璧是彼有人也求而聽我否是彼無人  
也求而不聽有是彼有人也求而聽我否是彼無人也  
求而聽我否是彼有人也求而聽我否是彼無人也





其毒駭之將入腹，斷則得全身，不斷則亡身。然則必解一指而求全身耳。莊公之於段也，亦何異于此？方是之時，愛一弟則鄭國亡矣。愛一弟而亡鄭國，猶愛一指而亡身也。可謂愚且謬矣。周公誅管、蔡而天下治，莊公誅叔段而鄭國治，大義滅親之委又皆如是矣。而獨以莊公為有罪，則周公誅兄亦將罪之乎？周公古之聖人，未嘗有誡之誡之者也。莊公鄭之賢君，其於誅段不耻于周公，有以雄猜陰狠目之，豈不大苛乎？方其封段，則曰：寔人有彘，使糊口於四方，其入見莊也，則曰：大隱之中，其樂融融，各出于親之之情，足以見其孝友之心，而又罪之冤矣哉！

快者不能  
常盤論

十永井岳舟序論即確論令東萊緘口、豈手作非

貞女不見西夫，古今女流訓解尋常，婦女猶或奉以終焉。孰謂常盤之賢而犯之况於斯天之仇乎？史稱漁義朝納妾常盤，生三子，不獲因捕常盤，母詰其所，在常盤間，及常盤保三子，不獲因捕常盤，母詰其所，在常盤間，携三子自詣六叔羅請，就刑，清盛悅其容，色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從之，方是時，常盤不肯，母氏命危，而三兒就刑，三兒就刑，則漁氏與廢亦未可，揣終刺及免，母斷滅，洎一家，我則全，吾道耶，又將寧忍，包恨枉徒，其意以救濟，一母三兒，全吾道耶，又將寧忍，不見兩夫，禮也，見而夫權也，天下一日，無禮而亦，不可無權也，今有一夫一婦，鞠養之，使其妻携母，三兒，其夫死，皆將窮困而餓死，其友憐之，使其妻携母，三兒，兒而醮，諸富貴家，其妻固辭，其友曰：良人死矣，我寧全吾道，從一之，焉焉耳，一母三兒，餓死則餓死矣，我寧全吾道。

文林堂刊行

而已矣。此所謂自善者。由君子觀之。則以為能守禮。子抑以為不知權也。昔者孔子為伯夷。娶而不知禮也。死則使其妻醮。由不知權者觀之。則以為夫子有不知禮也。常盤意謂。子獨惜其名。而不從其意。孰君可。我身以救母。兇命以報之。於異日。人之不我知。牛馬任其呼。斷然。夫意。遂弄之。於股掌之間。以緩一時之急。則亦得權之大者。是豈模稜。不斷尋常。婦女所能為乎。雖然。禮常也。權變也。能知其常。而後權。可以處矣。不然。則其不遊蕩。放肆者。殆希矣。又稱常盤。寔衰。中。蒙。子。人。果。為。誰。字。哉。操也。前。從。其。意。為。毋。見。後。豫。子。人。果。為。誰。字。哉。為臣不易論。

人子所處者天位也。所食者天祿也。所行者天職也。自輔相大臣。至於百執事。雖有大小高卑之不同。皆莫非代天行道者。豈鹵莽苟且之所能。此天子所以為不易也。然彼庸臣者。自安其鹵莽苟且。不肯求稱其職。便也。輔相之職。不過簿書期會。按例行事。此一吏昏而足。有。何。難。哉。使。處。風。憲。之。職。不。過。巡。城。糾。席。刺。奉。小。事。此。一。課。卒。而。足。有。何。難。哉。使。處。侍。御。之。職。不。過。奉。盥。櫛。監。飲。膳。唯。々。諾。々。聽。命。奔。走。此。一。奴。婢。而。足。有。何。難。哉。宰之職。不過。候。視。點。役。後。事。目前。此一。村。長。而。足。有。何。難。哉。然而。揚々。自得。以為。吾。能。勝。其。任。而。足。有。何。道。如。此。而。足。嗚。呼。是。未。知。其。所。以。為。不。易。寫。耳。賢。臣。則。不。然。不。以。吏。卒。僕。隸。處。而。以。士。大。夫。處。以。士。大。夫。則。有。士。大。夫。之。道。豈。其。易。易。也。夫。士。大。夫。之。道。以。愛。君。固。為。心。上。之。進。賢。退。不。肖。以。理。邦。國。下。之。奉。法。振。綱。以。無。盡。俗。入。則。逆。拂。窺。嶮。致。其。君。於。舜。堯。之。境。則。撫。字。勞。徠。陪。其。民。於。仁。壽。焦。思。勞。慮。竭。股。肱。之。力。欲。以。盡。天。職。范。甯。曰。人。能。自。舉。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不。唯。宰相。為。然。而。腹。

文林堂刊行

皆莫不發賢相矣其所以行其難庸臣不知其不易而以其庸臣之目之少憚然怨至於其所為往往及之諱其名而安其實棄其寶而喜其名昔未見其明也莊周曰名實之實也且物有實而名後之與諱其名而安其實不若務其美而獲其名故人欲為真士大夫當先知為臣之不易知為臣不易而後可與言事君之道矣

周公東征論

慮天下之患有其處之難而不可以易以久而不以速辨之必自辨而不使人辨之也以此處危而自危不安以此處變何變不清古之聖人處以難與久而自辨者必其有慮天下之患者也蓋其患者故大而小有所似小而大者似小而大者聖人之所慮而常人之所忽也故千軍逼城而上下高枕一夫搆恨而天下震動者亦

為此耳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管叔蔡叔以武庚之征一夫大以征之不猶愈於其自征者乎曰周公之視武庚二叔其可畏甚於殷紂而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放牧野也何則武王用西周一卒一戎衣而有天下周公擅天下全力破斧斨斯至三年之久而後有成蓋周之有天下其所有者皆殷之民也故民之於殷無日不思也自湯以下七王之澤論決民心者閱六百歲而周之及民不過十餘歲也民心之於殷紂之暴而然也耳夫之思殷如此而其歸國者特厭殷紂之暴而然也耳夫思殷也歎者紂也非殷也今其所厭者除矣不能不復使如仇也抑擊殺死有鄰人忍見之斃其主而故之方

是時奴知有孰主而已及事夷身安顧亦思乎平日欲  
 執而既舊是奴之情也復民之思殷亦猶此耳周公法  
 鎮靖頑民論以天命替錫其及側之情而尚不能使之  
 不思殷矣而武庚管燕亦一大英雄其術足為名投之  
 時者况殷家之宗室赫々之烈侯而以義兵為不可收  
 於復民思殷之心則一雄倡之而四海土崩不可收拾  
 也錄是觀之武庚二叔之事天下大患之所由起也其  
 可畏豈不甚於殷紂子周公必有深慮於此故其起也  
 難而不易以易於久而不以速必自辨而不使人辯之  
 是所以忍之於不忍變其至危而措之於至安也故曰  
 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於牧野也則其契亦豈特十倍於  
 武王而已哉設使周公如或者之言則成王死於殺賊  
 之手而周家八百年之天下亦止於十餘歲而已耳嗚  
 呼是豈常人之所能慮也哉

真田幸村論

古之所謂忠賢之士必有過人之志焉幼而學仁義之  
 道脩而熟之于已得時而展騁足而後赫々過人之行  
 立焉真田幸村善用兵寡能摧衆弱能制強人或望其  
 旗幟駭懼避之壯哉雖然輔翼其君不以仁義欲殺獲  
 吹餘燼所以不成也若能改轍馭馭以古賢之道輔導  
 之則挽回之功或可庶幾矣忠賢之名永契汗青銘鼎  
 彝豈可不惜哉孟子曰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  
 是猶執契而不以濯也彼豈不欲無敵乎然而不以仁  
 而以兵力可謂執契而不濯者矣要之不仁而中彼  
 者無他力有餘而學不足也世不察大賢許之更傑稱  
 之昧者豈能知大賢更傑之志業乎

吉佐佐先生許許諒諒未未少少多多然然在在臨臨之之奇奇跡跡之之世世故故言  
 矣矣托托臺臺子子口口乃乃足足驚驚天天駭駭地地予予筆筆二二十十許許歲歲時時把把古

士林...

今所募之人，昏諾晨凡，幸村并在其中，今談其為人，人莽然愧死，之子眼中，除孔孟之外，蓋無一人。

漁義仲論

古之所謂智勇之士，必有過人者。大事獲，小事明，夫非智者也。臨極會心事，變勇往不疑，坎為大智矣。不忍小忿，而撫劍疾視者，何足以為勇矣。卒然加之，而不驚犯之，而不撓，其大勇也。夫決與不決，忍與不忍，實成敗之所分，不可不知也。虽有智勇，而無學以養之，何以致盛。大子漁義仲，幼悍，雖有智勇，而無學以養之，何以致勝。祇袴之將，居膽驕惰之卒，喪氣聞風，色鵠，喉而奔潰。何其智之功，而勇之盛乎。雖然，驕伐自肆，多行無禮，及及人進說，臨事覆糊，懼禍之及身，不忍小忿，而大宮搜京宇，治一敗軍，殲身死，終以冒兇賊之名，魚他魚，教學以養之也。使義仲忍小忿，察事極諱，虛自牧，身雖則死。

起

智勇之譽，志賢之名，永照汗青，銘鼎彝，惜哉。雖然，徒聲謂一世之雄哉。若隱先生評人物論，皆從大頭腦，起于世之雜生，徒學蘇家口吻者，不相似，家庭之訓，其真係豈不大哉。

漁義經論

漁廷尉，敗木曾義仲于京洛，殲平氏于西海，上忠於君，下孝于親，其績最盛矣。而諛邪妬切，不令其終世皆惜之。予謂廷尉自取之也，何也。向右府試諸弟，使之執熟，鑰諸弟，驚遽失鑰，廷尉獨神色自若，掌始而不舍，意其怯者，右府之所愛也。勇者，右府之所忌也。然而其可恥，使者在所愛而不在所忌，則不得已矣。不得已矣，則不任之庭尉也。廷尉不觀之，則仕之西征者，不得已矣。不得已矣，則不任之庭尉也。廷尉不

大林堂刊

黨謂唯足敵可以報殊矣。可以塞重莫矣。於是子身親執兵及冒矢石已敗。義仲又幾平氏。以為殊愛足報。直責足塞。何知右府之意。一功生一忌。一績積一猜。忌積猜盈。託事除之。右府之所以設心者。則然不然。茲臣夢婦能鼓黃者。安能賊骨肉之至親。子易曰。天或有不人臣之過。不待不也。廷尉則不然。負功特恩。毫不自戒。已与太后同舟。又娶平虜女。其所為無非長猜忌。致諛口者。及其敗也。陳情乞憐。及右府不報。乃逼至尊。請討右府。以投我亂之名。焉流离奔竄。依于秀衡。統為大彘。虞之鬼。易曰。帝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原之至也。廷尉及之不敗。何待予。故曰。廷尉自取之。惜哉。為廷尉者。謙虛自牧。終如如戒。予不見懼。予不聞則。芝孽未由開。口而右府之忌。疑豈不解。予及于之情。豈不生。子。慶。死。可以保其身矣。虽然。寧摧衮。小制。大。旋。乾。轉。坤。否。以。泰。

大林堂刊

此以享終解王愠。報家讎。使右府統伯。予天下其功。謀亦大矣。而右府之報之。如坎其陔。三位而忽。諸不祀。豈無其理哉。

息軒先生許。滯廷尉自取。仍自在存。猜忌上。主言。并是。忠。愛。慈。祥。之。意。至。尾。一。掉。全。歸。皆。節。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海岳節植地之文也。其係而不墜。著而不壞。生之化。日新不息者。亦以斯一元氣也。人而資以生。手執足行耳以聽。目以視。百体應其用。而終身不息者。亦以斯一元氣也。人而與斯氣也。作用之功。息矣。天地而與斯氣也。覆載之功。絕矣。文之於氣。蓋亦如是。僅令字有照。句有律。章有法。篇有矩。規而非氣。要皆中于雕繪。造何足以驚人。况羽翼。聖經而傳通。

皇室  
而後止  
焉其志  
照輝  
三

鳥帽鐵衣，可四十，若良威而不猛，藉虎皮而坐，手執  
建如有所指，授前有虫，鬚童如俯伏受命者，必冒侍者  
若千人，弓箭刀槊，奕然擺列，罩容嚴肅，之中自有慘淡  
悲愴之狀，嗚呼！是柳公正或楊井訣兒，益也。夫公以  
一从駝，回墜日，於虞淵，以扶皇室，式微而主聰，瘴忠言  
不納，良策不用，闡韋得志，海宇再亂矣。於是慨然以身  
殉國，決死不貳，誠兒純其志，而兒亦能守其遺訓，鞠躬  
盡瘁，竭力於河青，經方古而不滅矣。則何須已之畫，而  
而後傳乎？或雖然如此，畫意匠經營，孰足使觀者在千  
載後，如目擊當時光景，竦然感發，興起則宣，亦為無裨  
益于世教哉。  
題常盤雪行圖  
慘風悲雪，折之吹乾坤，不分白一涯，請看碍天，万丈岳。

文林堂刊行

千。悠。久。字。夫。氣。以。養。成。故。字。術。正。則。理。以。確。則。氣。自。雄。  
蘊。為。而。帛。裁。粟。之。理。發。為。日。星。何。嶽。之。文。觀。韓。歐。諸。賢  
之。文。而。可。見。也。後。之。文。士。大。率。以。饅。餡。鹵。莽。之。字。徒。事  
綴。緝。雕。繪。之。末。而。不。知。正。字。養。氣。抗。顏。以。文。自。飾。陷  
者。天。下。皆。是。也。所以。無。文。也。世。孰。能。有。排。坎。作。彼。直  
問。鄒。魯。之。津。其。文。煥。字。娘。炳。可。與。天。地。俱。不。墜。壞。者。耶。  
息。軒。先。生。評。論。文。主。氣。乃。從。天。地。一。元。氣。說。起。字。只  
如。此。經。論。之。通。亦。只。如。此。惜。矣。天。不。使。之。終。莫。所。字  
有。  
客。嗟。先。生。評。伯。任。而。天。反。之。年。則。問。津。鄒。魯。者。少。可  
期。也。誤。至。矣。編。尤。不。堪。愾。惜。

老杉時批誰無交乳雛失巢求母切想起世路薄陰危  
雪中擁子紅顏女郎身先死匡江湄雪望西顧無必之  
三兒吟寒又叫飢左思右想那邊霜寒望西顧無必之  
正是雪中寒梅樹瘦風欲裂彼三枝梅樹方似此君操  
白雪又同此君奪負幹枉屈繁霜節憔悴誰怪穢玉肌  
君不聞鐵榻峯頭放面夜又不聞八島浦時射箭時血  
戰多羊倒平氏元是臙底泣乳兒

題石瓦画帖

春則菴花呈艾夏則梅花獻媚仙菊醉秋霜水梅傲冬  
雪凡四時異其趣開蓐代謝以資吾人娛樂者是固天  
地化育之節序也君夫使桃櫻秋不梅菊春開則豈造  
化無何之如今此帖菴花有香春容以可玩櫻花有香  
夏景以可弄仙菊水梅有香秋冬之勝亦以可看其他  
奇花異草凡可以娛心悅目者亦無不有焉且墨痕灑

洒筆之逼爽將發辟芳是所謂非万里咫尺千秋一日  
者守古人有謂文人之筆重泰山之重余亦將曰文人  
之筆巧於造化之巧來題

題新羅三郎相嶺吹笙圖

峻嶺空元夜色寂然孤月懸中天二士對坐吹笙者  
是為新羅三郎公商別處予且聞公日字筆於置魚某  
蓋當坎時聞與羽生亂兄義家討之則自欲扶助阿兄  
從容吞官東行時豐魚來之子時秋追跡至焉乃相共  
上足栖山嶺公乃傳授所字之望時秋而公嗚呼後古  
誰傳公之事蹟予在善画者矣誰照公之孤忠予在皎  
夕明月矣誰悲公之離別予在婁台草木矣然則悲公  
之離別在草木焉照公之孤忠在明月焉傳之後古在  
善画者焉於是公亦可無遺憾矣

題惣五郎訣別妻孥子扁



奈此今朝離別悲且言且泣無限思積雪十丈深沒路  
雪点豈衰寒裂肌人生死別豈容易何況妻子凍餓時  
此行一去不復歸一死救之萬民厄偶對此番感多少  
慨古感今淚濕襟知君愛國憂民意深於今朝積雪深

題綠陰回春局

是歲孟夏一日過骨董鋪得此局樹木蔚々翠去碧竹  
高低參差其下有二客白髮蒼顏鬚鬢參々對主回春  
汲泉論茗澹然中塵如天談盡歡者而因手之妙品藝  
坐遺消孔明之陣法孫臏之兵法各齋整焉嗚呼此隱  
士掛冠不省世味適意林壑怡情山水棄擲名利逍遙  
於物外以自藏者歎噫此幅不易獲此人亦不易逢余  
乃得之蓋亦幸矣書以藏焉時明治壬午五日也

題陶淵明歸公去局

五柳蕭然秀於中庭孤松嶠屨橫於柴門黃花一簇開

文林堂行

於東籬三迳荒蕪青草密茂茅屋一間締構雅潔屋內  
風流隱士顏色溫恭隱士顏色溫恭長鬚純白倚南窗  
左琴右書呼童煬酒悠然安生者非陶靖節先生歸  
去未扁字嗚呼先生才學蔽一丘懷抱利器鬱々方不  
不得志於有司掛冠洗足追然勇退襟度洒落尚友希  
賢樂天命者豈非曠古之君子乎此局神韻精妙其憂  
世慷慨之氣油然而見予墨色濃淡之間應々予有生  
焉余嘗讀先生之歸去來辭慕其潔澗求之志又見  
坎壈益恍然不覺燭淚為堆更既移也乃揭之于壁上  
燒香持奠見託乃題

題常盤雪行局

飛雪霏々孩兒呱呱當是時常盤凍死於道路予孩兒  
何以得生育與家國幸其不死又能全三子此凍雪却  
北他之暖褥此呱呱啼逐為叱叱三軍之聲再至與漁氏

嗚呼危哉常盤之危嗚呼運哉漁氏再興某題

題平氏西走圖

白旆夾々亦憾靡東軍虓悍西軍恐上軍下軍爭上舟  
大鷁退飛濤洶涌伏屍千里相枕藉海水不流為之壅  
天之所亡不可支西軍豈無一二勇奇禍所伏其可知  
累世貴顯專榮寵不面蛭島竄余人一旦忽為眾所奉  
况乃二帝能用兵長戰指京氣交鋒至輦蒙塵諸平城  
關墻之禍不施踵九郎放死冥朝弒陪臣權人詢々  
嗚呼蝸牛角上又與千載使人毛髮竦檀浦凡月錄倉  
花請看西東累々我荒家

華端雲起墨痕龍躍者其書也無生草水蔚葱焉而競  
衆無奮之華丹郭郁字而闕芳者其西也一詠使人感  
於侃々諤々之議論一誦使人蕩滌襟懷者其詩哥文

大株堂刊行

章也矣可以使身目娛樂焉可以使精神爽快矣然而  
問其作者之年齒則咸妙齡之士女而未起若冠也嗚  
呼明詔奕代文運之隆盛其至於茲乎哉庚辰晚秋某  
題

題香山仙寓亭圖

好臺明滅翠微裏樹如么亭人如蟻上有峻絕之所  
下有潺湲之流水雙峯在半天中宵鬱嶺競相起彷彿  
香山湯湑面白云雲繞坐途々起仙寓亭外双瀑紫泉  
霽々應栢色誰画之者環翠氏筆々逼古真堪驚忽然  
憶得會存地令我惹起丘壑情在山之何日至對高  
西望蒼翠橫  
題蘭相如奉璧圖  
千仞之山入而之谿不恐其危者獵夫之勇也破  
洋百里鯨濤進者艦夫之勇也而大勇不可奪而折千

性精神卓然而不屈劉氣燻之爭先於日月黃天賦之  
振宇內成蓋天之功垂芳名於天下後古者大矣此者  
也謔曰虎死而遺皮人死而留名矣然而天下如北者  
稀也拙者於蔭相如奉璧而見晉趙惠王嘗得楚和  
氏璧秦照王請以十城易之欲不與農秦弱欲與晨  
見欺王以問蔭相如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則  
曲在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死秦  
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要意償城相如乃  
給取璧曰璧有瑕請指以示王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  
死尚示不歸副勇不讓子晉智謀匹敵武侯之臨何  
其智也何其勇也子雄偉者精神節天地千歲之下  
人皆賞之孟軻所謂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天一人起  
而一國奮一國起而天下振惟視宇內足誇耀万国矣

於盛哉相如之勇也詔曰忠毅之士所貴者其為利不  
回為威不泯孺子而以如嚴霜烈日也矣蓋當時七姓  
爭高猛將英士如林如雲當名爭雄恣然張威武於中  
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矣一古之豪傑也五之人士有  
敵或以軍兵或而死得一生項羽樊噲之勇猶且不能  
遂志相如一古以碎好雄之膽秦果不得志則可謂踐  
言者其功裂貫於日月起而為秦之有於嗟公存社稷如  
矣然而中冓之慶終以為秦之有於嗟公存社稷如  
石公死國次滅亡若夫使嗣王聞相如之言雖有良乎  
之智秦之為秦未可知噫悲夫凡物有初有終者天下  
之公理也雖然全之實非容易詩曰靡不有初克鮮有終  
此也哉此言豈可不警戒乎嗚呼英雄之末路何夫如  
此也乎矣

夫信者天地之大徑也五倫之一也交人者苟不可無信也古則連袂入則同席柳東

東者日本之大都也破字大家駢然列肩文物之美可觀也墨陀之櫻海晏之帆  
吉野之妓風景美故可愛也而君帝在具間

題赤壁之圖  
月欲涵而未涵水欲流而未流鶴欲飛而不飛孤帆沙  
歌斷岸烟樹如坐如眠如枯者非後赤壁畫耶榻而對  
三凝眸補久矣乃凡景千雅致不可名狀愈近愈奇  
愈視愈妙於是水湧山鳴而月之未涵者忽而新岸烟樹  
流者忽流崔之未飛者忽而孤帆沙吹而新岸烟樹  
坐者忽起眠者忽覺死者枯者忽生忽然筆墨淋漓有  
生氣觀破翁其真有樂於此遊耶將又有所寓乎以耶  
今之江山凡月亦不異坡翁之時而無此遊非無遊也  
以其文不能傳此景也嗚呼山水之奇非面不得其  
狀而已雖稿非文不得其趣今坎壈奇非面不得其  
其風景雅緻始備身如遊于此

文林堂刊行

題穎川新誌  
一日客到我曰吾頃者得奇術矣客曰何謂耶我曰編  
四時于咫尺也客曰子勿為謔矣聞神仙有縮地之術  
然有得子而縮四時哉我曰真也乃焚香點茶坐一卷  
示曰是也客一見惘然曰是非穎才新誌邪我笑曰書  
畫之巧麗豐媚非春邪詩之清淡翠雅非夏邪文之奇  
斐俊拔非秋邪事論說之能得正鵠使君子快心小  
人寒膽者非冬邪然則斯一卷而謂得縮地之術豈  
不可哉客抱腹絕倒拍手曰奇之妙論詳移晷遂書  
以題其端時維壬午一陽未復後四日于水仙閣  
處學圃撰  
題亞細亞東部圖  
泐之莫辨注之不知深者太平洋非耶中有一龍躍  
而蟠者大日本國非邪有大於龍者位乎西北朵頤於

龍頭者魯西亞非耶大於龍而瞳若於後者支那非耶  
暮布星羅其前一目通覽則我邦之勢一兵焉得謂之金  
東部之形勢也大海之一粟名曰齊薩之保其不為焦土  
城湯池曰日大與外邦有事則誰能保其不為焦土  
而我拒也故若一旦與外邦有事則誰能保其不為焦土  
哉已如彼御魯徒唱強附會之則實強論其不為焦土  
我棒太而未見其飽又強附會之則實強論其不為焦土  
虎視耽之頻以非理迫於我日固陋守鷓鴣之慾然如  
支那當我日本之唇齒人日固陋守鷓鴣之慾然如  
之氣象故國勢日趨羸弱被食且險矣不可不慮也  
要寧日嗟吁東洋之局可謂危且險矣不可不慮也  
然則苟食我龍背之毛者夙有為之志氣堅愛國之  
精神而不可不強國者夙有為之志氣堅愛國之  
繆則他日陰雨之時何以億之予斯而固不啻扼腕

文林堂刊行

慷慨不能已兮因趨  
衣襟沾香矣恍猶在暗香疎畝之中乃拔筆而記以  
承曰遊諸子猶恨文之不奇耳  
余一日遊於某友人家閱書觀所偏于其堂之畫是  
則小楠公辭佳人之畫也余觀之熟思深感公之忠孝  
其節操之堅牢寫意凡士之千載所以矚目者何也  
曰志也志因何遂焉曰智也仁也勇也此三者備而始  
志可遂忠孝可成矣如公者所謂備此三者矣夫人情  
所不能忍者則酒色而其所為難最忍者可謂鐵  
也然公於此際不少動其心是其所為難最忍者可謂鐵  
石不如此大任天下之大事則其志之堅可謂鐵  
如商賈懷千金之璧不賣諸矣彼一文錢子固不啻於  
自謂其貴重價賤於千金遠矣彼一文錢子固不啻於

錙銖之值何足為之易其志哉公識於此而辭之其智  
不尤敏耶且觀其歌意自次其為必死而不肯僥其仁  
不尤敦耶豫審天下之不可為而猶未慮境其勇不尤  
壯耶以此自奮戰遂成其志上以不身殉國是可不謂忠  
乎下以守父遺訓而不失墜是可不謂孝乎如公者三  
德備而忠孝而全矣嗚呼士之千載所以謂孝子如公者  
謂如公欽遂作是跋  
古人有言識世間好人  
間好山水蓋天下之廣高人逸士各處散在何暇看盡  
榻面晤子於山水奇書亦荒西洞對架之何暇看盡  
藏者匡廬峨眉之勝在遐荒西洞對架之何暇看盡  
博涉函尋窮討子余夙有于茲頃製一地又何暇看盡  
客所推稱於古者囑請錄其文詩書畫褒然成編身閑

心靜時之氣觀焉夫名家字問優博識見卓絕固野胸  
中矣之傀々之奇故祭文詩書畫有風流蕭散秀麗溫  
雅之者或有靈妙絕特怪危變幻之有神魂飛越恍如  
綜覽博涉玉窮尋討對榻面晤不奇哉古匡廬越眉之  
勝西洞架之秘於機間豈不奇哉古匡廬越眉之  
人者姑間好書者古間好山水者盡於此所謂好  
亦不誣矣  
題大冢生會心處小引  
斯其林木翳然者冢生之會心處欵竹樹蒨鬱禽負親  
人會心處不在遠也余少長山野眇然鹿豕之性不  
慣與斯人居三徵七辟將遜乃已倏有不可肆之命  
龜勉之應也乃就霸細乃朝夕踰城起濠濮間想冢  
非素志今也乃對冢生園林之福于生  
生在人間衣食亦足及獲享斯悲否之不樂天之福于生

文林堂刊行

一何學也竹樹鬱禽魚親人樂者暇輒道遙其間不謂哉之清樂飲乃所謂上界神仙之樂非耶豕生真厚福

題寒江獨釣圖

僕西遊下疏後川時方臘月瑟縮舟中如癡凍蠅欲  
小魚數尾舟人又為擷寒芥相俱教酌而雪霰忽至不  
暇架蓬急蔽蓬於頭而相酬酢也今觀此番於南洞相  
公之座憶起往事已五表葛矣因為相求之如相公  
居則深簷山則大輿高蓋豈知人間所遇有如此哉  
先師控堂先生齒已踰耳煥辭官遊近溪名山水以為  
樂每遊文以記之此稿係遊南紀行云既成先生携  
手藁本來使顯評之談未半乃曰何供酒遲遲也妻孥

大德堂刊

狼狽僅方辨之罵曰俗酒俗肴不足堯吾胸中矣魂愈  
醉愈罵以為下物歡然至夜半而歸後教日許畢已  
先生之使塾生寫之魚本則命藏于顯家先生沒已  
二十年矣少而讀之今日嘗容恍然在目追慕之情自  
不能已况其手書也顯今齡亦踰耳頃掛冠而老曠不  
能足宅戶庭姑書此以自勉明治十五年一月日  
三島中州云先生大耳麻膜帶醉天罵之狀恍然在  
目不覺起教

水西莊圖跋

餐啟嶽之絳霞飲鴨川之清流一吐而成千秋不朽文  
字看前有石大山居嶽之南後則賴山陽居水之西上  
下二百年間吾得此二人焉夫大山一投其奮於萬象  
之樂而翻然慘吟雲弄月之筆遂成晚西蕭散之詩  
高風清韻一誦之頑夫庶懦夫有志矣山陽夙抱巖

居川觀之志脫然適乎大邦仕藉來卜容安之地盤礪  
吮毫鬱而成雄偉奇斐之文一部創體人之史百古之  
使忠烈氣伸茂雄瞻寒有然則六分峙予千之詩三十一  
峯外史之文謂之與夫戲嶽鴨川流峙予千之詩三十一  
然大山詩仙之堂得所寄託而巍然存於二百年之後  
而山之陽水西之莊則孤兒寡婦僅庇其遺柩能與詩  
仙之堂同其存亡乎否是未可知也今也其外史之亭  
山水之堂梅花格竹諸處係夫嵐翠之無紛澄碧之曠  
涿入梅閣画伯精妙絕俗之筆而刻以廣其傳則水西  
莊之在天者將與山陽之文永遺於悠久矣尚何其  
存亡之間哉嗚呼余昔遊平安首訪山陽於水西之莊  
時生客滿坐山陽皆揮毫特與余論文評古於山紫水  
明慶又繆福余文為後來有望也臨別懇乞以重臨為  
囑後遊長崎虽再得面晤行李倥傯不暇把臂論心也

文林堂刻

一別千古何嗟及矣今展玩此扁悲喜交集殆不忍釋  
手因為錄教語以付画伯使其附刻之於後云

評曰才華煥發心調高古有情有態文到于此可謂  
絕妙矣

又評曰仰望巖山之翠色俯臨鴨川之清流以吐胸  
中之奇字雲視世所謂富貴功名利達者是三十六  
峯先生之志也此文以文翁為陪客錯然叙去先  
生之心事明白如見君其無縛之霞漢派之水写得  
筆之如画誌末心目洒然忘在問多夕之塵念

書二招學舍生徒寫真扁背

明治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我二招學舍生徒進曰生等  
虽親奉先生教同與諸友交明日離散亦不可知欲及  
今合寫師友像以永不相忘何如余曰善畫或老顏枯  
瘦戴帽而踞于中央者即余也當余右肩而立者為兒



桂冠者童子或立或坐擁其前後左右者為生徒某告  
總計六十人皆風采秀茂有前遂之望余甚集因告  
之曰人之欲不相忘者不在面貌而在學術他日君余  
與諸子學廢行壞則雖有此面或塗抹其面貌欲不相  
忘亦不可知請與諸子或旃抑今日同舍生徒有故不  
相會者尚而教十人然其人皆字益進行益脩則將使  
人想像其面貌永不相忘豈憾不入此面或係書以勉  
番外生徒

評曰永不忘與早忘或與忽對照下字不苟頗有味  
又評曰忽過期待之意豁然溢于言外一語使人興  
起夫子之

趙栢雪一生酷嗜蘭亭而其小楮尤得力於黃庭梁穀

諸書今洞古經一卷如見晉人之矩矱運筆之妙似兩  
後滿風中棟令人可愛春兩盈郊竹窓蘸綠偶一展卷  
如文敏風流可師可寶

題平薩州眠花番

謂之義家咏櫻番耶有月矣謂之時賴雪行番耶有花  
矣有花有月有風流偉丈夫春天下萬里暗夜寂然平薩  
州眠花番也不言而可知矣當時戰國之際人家廢頽  
無有寤處於是假眠於櫻下賦一哥賦一哥也今尚人  
夕賞歎不止花手哥手非以公之高風大節起於人  
古乎語曰水櫻木人武士噫如公武士中之偉人矣  
有步者有騎者有握銳者有把劍者有躍而進者有傷  
而退者有馳如風者有擊如霆者提首而斬者中丸而斃  
騾者裂背而追者挾賜而走者揮劍而斬者中丸而斃



平與所施其智雖有莫育此蓋所用其力震動山岳并吞  
河海今見叔子之文亦如此蓋有所激于中而然耶夫  
俊邁雄傑之士抱非常之才不為施于女者多入于深  
遂谷之中往探其奇而養其氣而感其概激昂之  
意發之文章名理之言絳內流賦迫于外天地崩壞日  
然何則明之危猶一髮之引千鈞子以俊邁之資  
月晦則國家之危猶一髮之引千鈞子以俊邁之資  
絕群之生于此時不待試其蘊蓄峭岷間闕不一  
如意其感憤激昂之意安可獨稱叔子文章為不  
如文多可見者然天下後古獨稱叔子文章為不  
之文多可見者然天下後古獨稱叔子文章為不  
并吞河海而不息者耶而叔子之傑卓不羈震動山岳  
之於景者為多焉古人有言文以氣為主豈不信乎

題訪戴面

文林堂刊行丁

予觀此畫也詩興勃々而起於是掃几滴露研鳳膠含  
兔毫能徇久之乃卷而還之謝曰興盡矣何必題句  
積雨連日晚間無聊偶然訪三上老人大人欣然開  
東戶指示曰請以待子余顧則月上柘栳大如盃猶久  
別故人期而相遇也余驚曰今夕何夕也屈指則十  
月之望也相顧而嘆曰是非蘇長公後赤壁之夜乎乃  
移近則前梁柘欵婆娑若于几席上宛然余東都三河  
街者柘軒新成之詩矣因為主人朗誦此詩一過主人  
賞以為似王摩詰因咬茗相樂也既隣街失火門庭駭  
然余皇遽辭歸中庭如向日月色入簾戶以煇人三更  
猶未能寢焉輒錄此以往亦為知音也或以為他日一  
笑

題五柘軒詩後

跋大場襖甫登紀行

古以豪逸為過自喜者多假登嶽以買奇焉其實皆羅  
軟贏病非有踣踞之具強作氣勢以自勉已足以及至  
字險絕難危之間則因頓眩惑扶人而後總能移身云  
其於景物恐不暇詳焉故其所紀人々異言皆不足信  
也水藩大場君祺甫風流健逸既有勝情又有勝具雷  
嵩山中教日優遊於函奇絕嶺之間綽有餘閑一夕探  
討訖或屬記其言皆井然有次第可信也借覽十餘日  
書此以還之  
跋不庵衆志論  
不庵不宣書此論書此論者唯余為宜余虽無良田廣  
宅家臨鴨水不必須潘池環匝也面東山不肯山也游  
戲平林濯流追涼皆余所不庵所要余有酒腸不庵  
不解飲則陳酒看烹豚釣鯉唯用飲於人不能自飲也  
然至其書法佳妙与文相稱則不庵所有而余絕無耳

則不庵約宣書此也

題画

謂之蘭亭則有月稱為桃李園則無花然吾觀其山水  
清遠竹樹葱蒨亦自一勝境其人蒲張寶右軍青蓮之  
儔則覽者借以袪胸襟陶性情可天何必問其為晉為  
唐在否耶  
題靜寄余事後  
伯樂開戶而坐隱几而夢有一萬馬過其門跳踉蹶  
然而鳴伯樂之夢自若也一馬後至咬然一鳴其色如  
然而樂俄然而覺卒然而起徒洗而走也門而視焉果  
驂也夫未嘗見其肥臞而純庭也一聞其色而知其駿何  
也蓋通駿之神也也其為馬鳴者或人矣如吾二洲  
先生者其亦駿乎駿者耶咬然一鳴無人能別於馬  
也然則詠以書唯能先生之神者斯知先生之駿哉

文林堂刊行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  
 有蘇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  
 重也祭諸心形諸心著詩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  
 可崩惟文章赫々然映照于宇內之間月為之加明風  
 為之加清山江為之加雄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欤彼  
 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賊數十萬之象可謂十  
 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徒詠風月於酒詠天  
 之間使而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詠贊嘆之不巳  
 而善畫者又模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不徒之功及也  
 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不徒之功及也  
 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乎  
 題赤壁圖後  
 居于大都市井之中肩摩轂擊呼者暑者怒而蜀者喜

題赤壁圖後

文錄堂刊行

而天者評語者哥唱者奴耳為之曠然至夜兩滿  
 而下則向之吟暑者怒罵者皆闕然無響余但聞四檐  
 點滴如琴如欵其函咽而清婉者則稿蘭別鶴之操也  
 其激越而奇壯者則燕市易水之調也奈何俗子愛豈  
 不知愛之及豈窺厭之其或喜者不過曰無舞馬之虞  
 耳孰知其真可愛耶果能知之其人必風流清雅好文  
 詩而不緇子塵垢者也吾觀琴酒檐詩卷乃能愛兩色  
 者惟其愛之也深故托一時文人吟詠之為一卷於  
 是稿蘭之操易水之曲異調同趣洋洋盈耳其謂之琴  
 欵之執譜可也  
 雪雁奇賞跋  
 得水而雪有光得雪而水有明詩之與畫相好亦復然  
 無影之月不香之花蘆花於長江中與有畫之畫  
 無色之詩無限光輝無限清味

題群音評古器  
群音壘鼎而立有壘鉉為  
而柱者有執耳為盤者均  
一老音偏摩深察傲然喻  
撫者腹也某足也某耳也  
曰已得聞其名請問其用  
之則執一端者誠陋矣乃  
以用則亦不為得焉嗚呼  
不為群音者我希矣經所  
題曰噶霞僊館詩宜矣其  
人吟吸煙霞吐納風雪不  
所食儒餐租襦所作詩文  
別判然矣母能厚顏許此  
詩耶然余亦別有所嗜者  
其

噶霞心館詩針跋

文林堂刊行

味勝雲燒瑤露殆有上清  
為全無緣由僊史其或一  
右習志野練兵鬪尾畫師  
與夫整列撤隊之狀所宮  
披展之際神旺氣勇使人  
矣古人云畫六籍同功果  
夕有慶報曰官軍破薩賊  
陶靖節畫贊

此派兒童望而知其為先  
者端冕播笏謂之先生可  
琴而後謂之先生則是兒  
未晦翁所以春秋之法曰  
晉徵士陶潛

謂之先生  
可也父胃  
荷戈

宋菊植

極有琴無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一老毋憂足把刀而踞于機上如念而噴者然北角之

童慄然重首而跪其側其凡宋蓋非農姬市童之比不

問而不知孟母漸機之高當是之時天下之莫非徒則銜

言學者非揚則墨大道揀燕不可得而由也孟母有所

感于此三遷就學及其止而不進此機激厉之孟子感

奮進取遂為名儒以關異端明正道其所以織成七篇之

天地矣乃知孟母之漸而棄之此其所以織成七篇之

大文章也夫

石井崔谷評孟母有所感云々用字活動  
題漁二位獵富士野畷  
魚二位獵富士野也徒士如雲旌旗蔽天駝逐教日而  
止是天下大獵也然二位固終始於獵者矣寧恃此哉

大休堂刻行

其始也起伊豆席卷八州駝豪挫英如捕狐兔而義仲

及平氏之在戎西如封豕長蛇二位一毫乃斃於泥沈

於海莫或逸者是皆二位之獵也而其大亦非富士野

之比矣然二位猶有欠一獵二位之側北鷄作威射

狠当路皆當逐者非耶即令其移富士之獵而配其左

右移教日之力而為噴刺之已置則吾漁所憾於其獵

也獵而不及之何怪中魚之鹿既獲而失之哉

評曰此扁以獵之字為眼目故八州之豪傑云狐兔

旭日將軍手平族云封豕長蛇以北鷄喻足將軍譬

時政義時之父子以豺狼又字句中曰駝曰機曰捕

曰一麾曰費曰沉曰當路曰當逐者曰麻曰獲曰下

字於不獲之處而其又覆說去轉閱之處大轉二小

轉也運用極極軸之妙真以自在之乎暇逞自在之

筆者則讀者玩味其之意之正大識見之高遠保而

字其篇章字句之法度於作文之道所培非淺也

題鄭所南露根蘭圖

彼蒼者天不可階而升有地焉皆為奇陸温氏之有  
矣何地容吾身即趙氏遺民安忍辱膝醜妾看足  
穢土哉是所南之所以作露根蘭也夫所南宋季一布  
衣而其節操之卓如此余嘗藏趙孟頫一墨帖及得此  
番怒而投之呼賦者三

許曰筆力勁健忠憤義烈之氣發之於紙上矣讀  
之不感泣者乃不義不忠之人耳作者亦必三呼賦  
又許曰一氣呵成未以趙頫及觀取姿自是文家手  
段

題天草夜泊詩後

平安斗天加之矮屋撐頭不能舒如霓之氣今日小醉  
偶見物集生所託坎紙呼童作墨潘教合大書西遊舊

詩睡以遣興憶起當時狂波蹙皆自八閩末盪吾胸次  
也

題伊達子與藏清人花卉卷

文化癸酉十二月六日山陽外史與春琴居士觀于伊  
達子與氏是日暄風和酒光搖蕩忘連日襪禊冒雪  
之君覺畱中蜂蝶皆欲生動也

題湖帆飽風圖

帆腹飽滿有一瞬千里之勢舟人自以為快適旁觀亦  
徒羨之而不知下有不測之重淵一絳忽斷則頃刻覆  
較鷓也天下之事多類此者豈特一湖舟而已矣或足  
古人所以尚知足也

跋赤坡別宴圖

遍押茱萸少一人此摩詰憶昆侖之句也乃至於交友  
何独不然深鄉邊仲平公鉉首民及予以設留別之足



而者民独不末，明月在天，樹數婆々，而喪色滿野，池荷  
虽殘，独覓大觀，撲人，寧至三更，樂極哀生，一以別一人  
而悲，一以少一人而悲，故交不可忘，猶如蘭桂香，信哉  
公鉉制，面仲平有題言，予有四韻詩，而首民賦，能哥以  
追書，予又為跋其尾，乙巳桂月下浣。

題雪中乞兒圖

城南來生工画，最善状人物，嘗據所觀以作此圖，描法  
精妙，哀痛慘毒之状，楚動人，予觀而悲之，孟子曰：稷思  
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天之於民也，不能自牧，拯其賢  
者以為之君，厚其養，尊其位，使其牧斯民，故天之所付，  
皆食于我者也，夫我受其養而使其牧，斯民故天之所付，  
焉得辭其責哉？享元而下，天下日趨奢侈，奇技淫巧之  
物，委積于市，一物之價，動摩千金，國以困乏，聚斂取給，  
吏因為奸，賂賄如山，以故民不聊其生，相率去南畝，耕

文林堂刊行

乞主

者益寡，遊民益多，鳧老癯疾之民，不能自存，流亡乞兒  
轉死于道路，其慘毒之痛，至有如此者，有從政者，其  
得不少愧於后稷氏哉？在昔宋鄭俠，傷執政毒氏，作流  
民圖，以進其主，感動為停其法，而况於仁慈恭侯視民  
如傷者乎？噫，孰能為我一獻之明主。

題江南春曉圖卷

江南春曉圖，青綠雜摺，皴擦隱見，為山意畫，被卷，又貫  
穿，苑林帶水，睨之如無窮，嚮時絕，與外翁論画，余問橫  
卷，少可觀者，有所經見否？翁曰：嘗見明人王岫卷，於今  
不忘，既歸，遇一童，賣獲此，即王画也，疑崇禎戊寅春已  
寫于古苑，葉渡，戊寅正閏，猷維，橫中魚時，江南猶有間  
地，可作画，有佳景，可寫也，後共則苑花流水，不可復問  
矣，有林整，字公跋，署元錄，壬申，知末，共間，距画時，非甚  
遠，江南人，避亂，歸化者，有末也。

讀未見書，遊未見山水。人生至樂，莫踟於此。然而西洞  
藪架，在不多有。奇峯異嶺，伊在遐裔。僻鄉人皆病焉。茲  
卷記霧嶋之勝，甚恣峯壑，溪谷千態，萬狀。其奇古如三  
墳，其典其函，峭如連山，歸藏其險，怖如鬼谷。子黃石公  
諸書，神魂飛越，有入仙境想，豈不快絕。人或以國字病  
之，是徒評驪黃而不知神駿者爾。  
題梅逸花卉帖  
人之於花卉，有愛者，有適者，有真者，愛不若適，不若  
真。所謂真者，淵明籬下之花，濂溪窓前之草，非天際人  
不能悟其真。真則物我皆忘，丹青之跡，造化之功，亦美  
矣。有如帖以天際想着之，則真極躍然矣。  
筆意高古，氣韻磊動，并以想見其風采矣。撫蕃山若  
識宏遠，愛君憂國，身蹤於當時，言立於後世，好古之

文殊堂刊行

其

士，欽其人，論其世，以及其遺墨，則可也。若或以筆幹  
末枝，輒輕會其人，則失之遠矣。  
題東江獨釣圖  
隨山之下，有東江，有山，有銀川，澗墨有，溪隱有，肩藍手  
竿，敲蓑，綴珠，斜笠，削玉，凡白秀偉，蓋人中之毫也。乾之  
文，言所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伊人尚，有愛耶，使之樂  
而在天，則必雲行雨施，否則以泰心，以亭，豈其龜，故詩曰  
溫如玉，豈止蓑笠之綴，珠削玉，有人持賦，高末予，觀  
之，寫心之妙，狗不勝，深感為，發一言而，還之，尤物，易化  
去，宜固其藏。  
岩後先生評，在常人而立意，則應字樂，分母，分之意，  
今乃引文言，一跌宕言愛，再跌宕想其樂，故尋其思，從何  
必得。  
題武侯山序圖

竟神物也其潛而在淵則蠢然無為及死而在天也  
然雲作沛然雨下大賢之為亦然武候以神電之德替  
居南陽却吳之聘距魏之辟抱膝長吟如將終身者蓋  
有待而然也及先生三顧起之豈潛而躍飛於是子風  
雲契會水與相投入相中將割鼎分峙吹火德於已滅  
王漢統於一隅蓋天之所恃以賜之先主也嗟子武侯  
豈庠後無復起以竟世果無竟耶抑人之不知竟耶

題後雙鬪

漢翁提與樊夫負薪偶然遇遂次欣然伴行樊謂  
曰波喧逐時或至履弱炭之子其危曉末人林伐木丁  
其無意手受唇曰霞補烟汀凡清月白泣之我一棹隨  
換酒醉末和月眠蓬底是足以終一生矣夫層壑絕崖  
有蹄攀之勞函徑荒林多豺狼之暴不亦危乎子何不

背山而向水樵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向背之不同亦何  
病唯酒可以和有耳子其擊其鮮我以薪換酒乃拍手  
一笑直向酒家而去矣蓋馬上清江所寫筆致清雅與  
烟火氣會有款奇物論者予試展以扇而示之其人或以  
然而忤

息軒先生許其意見北函表高函之妙也能觀而言  
之妙在画上  
名德先生許其意見北函表高函之妙也能觀而言  
奇筆孔莊浩以柳映尤是奇想

務萼疎花烟枝淡景白玉百穎足傲  
朱翼戴冰雪疎肩修脚昂然倚梅而  
謂妙奪天巧此若冲居士之寫心也  
謂斗不可以支一月笑乃以一函換  
斗承於足子人喜

而持斗米來乞之非斗米則不畫非斗米盡則亦不畫  
故人号斗米庵云借觀旬日引一言而還之宜唯其有之  
息軒先生許識則識才則力莫不施而宜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信矣

題夷齊採薇圖

峰巒兀然而高溪壑深然而清茂林魚戲蹄之交平野  
有薇蕨之肥有二翁焉左手執筇右手採薇而行容樵  
悴而神氣則旺矣夫夷齊採薇也夫夷齊志高而行  
清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道而居北海飢首陽  
以待天下之清終得西伯與謂老後先歸之以贊其化  
矣而彼顯而女晦者何也意彼壽而坎否不然其事佚  
不傳耳太史公扶而不稍誤傳妄言唯孔孟之言可信  
也坎面也精永溢矣可嘉尚已聞其凡又見其像洵足  
以起頑懦矣雖然不食周粟採薇西山者亦曩史記之

文林堂刊行

誤也

若陰先生許予十七八時於伯夷傳有疑有作夷者  
不食周粟年所見年坎篇略同以其少作不存今流  
之奪心因節卑得<sup>作</sup>的任于九忽論究之

題張子房取履圖

一老父傲然藜足而立於地上壯士恭肅跪而進履豈  
非子房取履之高乎方坎時也六王軍而四海一苟  
政如嫩民庶倒懸蒼天欲解之有真主而無真師者而  
顧之子房蓋其人也乃仗之翁偃傲解映以批副鏡果  
決之氣使之佐真主而成其業焉君子房任雅秦之血  
氣則志業不遂不漢不起而民之倒懸其誰解之子房  
能忍耻而不避吞垢而不顧能屈于一人而伸于天下  
曰子房一世事業約而寫出之於一幅可知也

春雨已降，土膏脉起，不可以播種，可以鋤菜地。上有物，非  
 瓦非石，一人揮鋤而不顧，一人植鋤而提之，其以泉韻  
 度非農家者，所也。編視共揮鋤，不顧者管子而植鋤，捉  
 之者，率子也。夫割席於規，軒冕，虽可嘉，而同金於瓦礫，  
 豈亦非暴殄天物乎？而時人，偉其華，終以為放曠，任遠  
 之，嗚矣。吾所羨，服而或博，白，竊，酒，而縛，獲，側，其，風，習，之  
 來，良，有，由，哉。

息軒先生評見微而知彰，公明少遜，歎於地下。  
 名隄先生評管子之可偉，在其沒銅臭，至青磁，屨經  
 華事，焉不別觀，吾特愛其筆致，涵之，文思，泉湧，之，趣  
 耳。

題和靖看梅圖  
 寂寞清香之少，待脾而不覺，寔感之，砭，瘦，骨，蓋，亦，庭，天

下之不清，而伴梅花之清者，耶。置之清，有凡骨，可以換  
 倍，勝可以偷笑。

息軒先生評，僅之四十八字，而和靖之与梅，躍然中  
 北前矣。

宮隄先生評，一派下，覺天勞心，韻，量，之，獲，人。



